



希伯来语的重生

胡钰

在以色列访问期间，当地人见面第一句话多会用希伯来语“shalom”问候“你好”。据说，这个词的本义是“和平”。想到犹太人2000年的民族流散史和“二战”期间遭受的种族大屠杀，每次听到这个问候语都会有隐隐的不忍感。



自从公元70年罗马帝国征服耶路撒冷后，犹太人丧失了自己的家园，流散世界各地，之后总是处在被排挤、歧视乃至灭族的境地中。这种悲剧在“二战”中达到顶峰。一个民族在全球范围内长时间遭受如此苦难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更不可思议的是，凭借着对祖先记载的信仰，在几乎幻想的起点上，一个古老的民族、崭新的国家重回地中海东岸的“应许之地”迦南（Canaan）。这是文字记载中以以色列最早的名字。

牛津大学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在其著作《五千年犹太文明史》中说：“这是一个弱小、但十分坚强的民族的故事，在他们经历的所有流散、迁徙、移居过程中，他们从未丧失民族精神。”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提出要重回故土，恢复古代以色列的辉煌。有参会者说，当大家听到这一召唤时，宛如神迹再现，现场的掌声持续了15分钟之久。犹太诗篇中有言，“犹太人可能生活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但只有一个地方才是真正的家”。这个地方就在巴勒斯坦。“一个没有民族的土地，等待着一个没有民族的民族。”在外人看来，这只是一群被逼无奈的犹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追求，未料到，从梦想到现实不过50年的时间。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并在经历了数次战争后存活下来并发展起来。

当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

同文化的犹太人都聚集在巴勒斯坦这一块土地上时，还只是一个民族的物理上的聚集，更困难的还是心理上的聚集。说着意第绪语、德语、俄语、英语、波兰语等不同语言的犹太人虽然都回到了自己的祖先之地，但却很难找到同一个民族大家庭的感觉。用希伯来语之父本-耶胡达的话说，“土地和语言，没有这两者，犹太人就不成其为一个民族”。这句话后来被包括以色列总理沙龙在内的许多人引用过。

事实上，人类最古老的《圣经》正是用希伯来语书写的，但犹太民族流散之后，古希伯来语仅仅存在于经典书中、拉比口中，与日常生活无关。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后，复活希伯来语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本-耶胡达在此进程中居功至伟。尽管来自俄罗斯，但早在1880年，他就发表文章提倡把希伯来语作为巴勒斯坦学校的教学

用语，而不是当时学校里用的法语或德语。19世纪末定居巴勒斯坦后，他和一批杰出的、具有同样热情的同仁以惊人的速度创造希伯来语文学作品，还特别邀请女性作者创作希伯来语作品，因为女性能够“让已死、遭人遗忘、古老、单调、死板的希伯来语变得富有感情、温柔、灵活、微妙”。他对恢复希伯来语的狂热同样体现在个人生活中，要求自己的孩子只许说希伯来语，以至于因为当时说希伯来语的人太少，孩子只能与家里人说话。

尽管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本-耶胡达坚定、热情、创造性地推进着希伯来语的重生进程。对移民到巴勒斯坦的

犹太大众来说，尽管放弃各自五花八门的母语重新说一种新语言是辛苦的事情，但大众逐渐接受了本-耶胡达的观点：“除了汗水和鲜血，一个民族同样需要自己的语言。”希伯来语被视为“民族之珍宝”，犹太的精英与大众共同努力，坚持不懈地推动现代希伯来语的创造与使用，逐渐复活了这门古老的语言。1922年，本-耶胡达在耶路撒冷去世，三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由他开创的希伯来语字典编撰工作又由他的儿子继续，直至1959年这部字典第17卷也是最后一卷问世。1966年，以色列作家沙伊·阿格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耶路撒冷是其作品中萦绕的灵感，希

伯来语是其使用的语言。



以色列人的历史感很强，对民族历史的重复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希伯来语、每日祷告、各种犹太节日都是历史的符号。像逾越节（Pesach）要庆祝一周，就是为了纪念3000多年前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通过融入生活的语言与信仰，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以色列的历史认同迅速得以建立起来，形成强烈的历史自觉，并转化为文化自信，进而成为民族内化的文化自信。事实上，让希伯来语重生，无疑是以色列建国70年最具历史认同感与现代凝聚力的重要举措。

在以色列旅行，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即这是一个活在悠远历史中的现代民族。比如公共场所的电梯操作键、酒店里的空调操作键等上面多会标有安息日（Shabbat）的标签。到了这一天，当地人都会严格按照安息日的要求不动电。换言之，平日里的电梯乘坐是由乘坐者自行选择楼层按键，到了安息日，会有一部电梯自动地每层都停而不需乘坐者按键。

为什么有这个节日？《圣经·创世记》里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对犹太人来说，安息日始于每星期五的晚上日落至每星期六晚上日



以色列博物馆

落结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主要的任务是休息、反省、祷告。据说，在这一天严禁做的事情有39类之多。不能用电是源于不能点火的要求，到了这一天，不打电话、不开汽车、不做饭，都是基本要求。

在以色列访问期间，在酒店里恰好遇见当地人安息日晚餐的聚会，这是安息日结束后的重要活动，见到了男男女女的盛装出席，见到了以希伯来语进行的虔诚祷告。那种特殊的氛围，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与凝聚力。正如一位犹太思想家所言，从世界范围内看，“是安息日更多地维系了犹太人，而不是犹太人更多地维系了安息日”。

在公元1世纪耶路撒冷被毁后，犹太人向世界的散布是广泛的，中国也早在北宋年间就有了犹太人。巴黎耶稣会档案中就有早期传教士从中国带回的资料，记载了在开封1163年修建犹太教堂的计划，还有在开封发现的希伯来语手稿。1605年，神父利玛窦在北京写信，其中提到他见到的一位中国犹太人的情况，“他两个兄弟学习了希伯来语，很明显是犹太人社区的拉比……这个人不知道犹太人这个词，只把自己叫做以色列人”。1850年，英国的一个传教组织同开封犹太人取得了联系，得到了50多本希伯来语手稿，而这些中国犹太人请传教士们帮助他们重新学会



死海古卷馆

希伯来语好阅读经典著作。

早期的希伯来字母是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从原始的迦南字母中衍生出来的，广泛使用则在公元800年左右。在以色列国家博物馆，可以看到写于公元前6世纪的一组书信。这些书信用油墨写在陶片上，所用的语言是圣经希伯来语。还有出土的大量希伯来语印章，其中有一块与众不同，上边刻着“耶洗别”的名字，据说是以色列王亚哈（Ahab）的妻子。

在以色列，最具代表性、历史性和世界意义的文化展示是死海古卷（The Shrine of the Book）。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死海附近的山洞里发现了900多卷著作，经考证，都作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多数写在羊皮纸上，少数写在莎草纸上，希伯来语是

常用语言，而且大部分是现代希伯来字体。这些古卷内容几乎包括全部的希伯来语圣经，有些文本与1000多年后确定的中世纪手抄本也非常接近。在这些藏品中，《以赛亚古卷》是镇馆之宝，写成于公元前100年左右，也是唯一完整保留的书卷。为了收藏与展示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以色列修建了壮观的死海古卷馆，根据其建筑师的理念，“建筑构想是要以圣殿式的结构，来描绘一个国家盼望更新自己与过去联系的概念”。事实上，当参观者驻足于这些建筑中，不论从外观还是在馆内，都会有极强的具有历史意蕴的精神体验。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Tel Aviv）是“第一座说希伯来语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名字中的

“Aviv”在希伯来语中是春天的意思。沉浸在这座城市里，你会感觉来到了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欧洲城市，美丽而充满活力。特拉维夫当地官员在给我们介绍时，以“酷的地中海之都”（Mediterranean Capital of Cool）来形容这座城市，这里有上千个酒吧、咖啡馆，每年有318天阳光灿烂的日子。相比之下，旧金山160天，纽约107天。

走在特拉维夫的街头，到处可见世界级大公司的研发机构。特拉维夫的一个创新机构负责人自豪地说，在我们这里找不到GDP，只能找到创新（innovation）和知识产权（IP）。以色列输出技术，获得活力，成为全球高新技术最大出口国之一。在以色列，daring culture是重要的文化特征。这在中文里很难找到一个词来对应，其核心意思应是敢于挑战权威与困难的文化。有一句话给我印象深刻：“越困难的问题，越难得的机遇。”其实，想想希伯来语这一失传千余年的语言的复活，以色列作为新兴现代民族国家把世界各地的不同语言与文化统一到希伯来语言、犹太文化中，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在特拉维夫中国文化中心访问时得知，当地人对希伯来语和犹太文化自豪感很强，政府也鼓励对外传播以色列文化。如果拿到外国政府的邀请函，就可以补贴国际差旅费用。与此同时，值



雅法老城

得称道的是，当地人并不保守，对不同文化的好奇心、开放性也强。比如政府支持中国在当地建立中国文化中心，有许多当地人学习中文，对中医、太极等也充满了兴趣。有趣的是，中国的现代舞演出，像杨丽萍、金星等的演出在当地很受欢迎。

在特拉维夫遇到的一位亚洲研究学者让我对以色列文化特征有了更具体的印象。这位学者读过《三国演义》，他问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都不喜欢曹操？”他对提问充满了兴趣，即便一起吃饭时也会不停地问各种问题，而且开玩笑说他们最喜欢的是“找到价值一百万的问题”。

在希伯来大学访问更是让我对以色列的创新文化有了深刻体验。这所大学1918年创立，爱因斯坦是创立者之一。我去访问

时恰逢学校创立100周年。陪同者首先带我参观了学校图书馆，一进去就看见墙上的杰出校友墙，包括8位诺贝尔奖得主、1位菲尔兹奖得主的大幅头像，展示着这所学校的强大创新力。据介绍，这所大学在以色列排名第一，在全球名列前100。

在希伯来大学创业中心的交流让我对学校的创新理念有了更多了解。在职业选择多样化、短期化的时代里，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越来越重要。学校开设多学科背景的创新创业课程，鼓励学生自己设计、发展和组织课程，激发学生内在的创新热情在学校看来，重要的是形成创新文化和创新意识，没有差异、没有风险、就没有创新（no difference, no risk, no innovation）。

我注意到，在希伯来大学的



希伯来大学杰出校友墙

书店里，多数书籍是希伯来语言的。在希伯来大学鼓励创新的浓郁氛围中，学校明确提出了办学目标之一是：保护和研究犹太精神、文化传统（the preservation of and research into Jewish, cultural, spiritual and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在以色列访问，会发现传统与现代经常可以“毫不违和”地融合在一起。大学是这样，城市是这样，社区也是这样。耶路撒冷市长说：“在耶路撒冷可以看到古代与现代、神圣与世俗、历史遗产与时尚休闲，还有现代科技与生物制药产业。”同样，在我看来，雅法老城就是一个文创城市示范，将历史与当代、创意与艺术、自然与时尚、生活与环境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用当地人的话说，“这里的景色美得令

人窒息”。在参观一个基布兹（kibbutz）时，其负责人很自豪地带我们参观他们的草莓园，说这里的草莓是整个以色列最大规模的、全有机的、销往全球的、知识领先的。对于社区里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他也很自豪，不断强调“基布兹很富有但我们个人没有钱”。他还提供了一个评价基布兹建设质量的标准，即社区里的年轻人长大后是否愿意回到社区里，而在他们这个社区，80%的年轻人在服兵役后都回来了。说话时，那种自豪感、满足感溢于言表。

在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参观时，那种压抑感是从未有过的。当看到犹太人被迫接受丈量鼻子、比对头发颜色来确认种族身份时，当看到一个小姑娘写信说希望很快回家亲吻妈妈1000次

但最后被杀害在集中营时，可以更深切地体会到为什么以色列建国不过70年但却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创新能力。如同以色列铁娘子、前总理果尔达梅厄所言：“犹太人拥有一件秘密武器：他们没有地方可去。”

希伯来语的重生不仅是文化多样性意义上的语言的重生，更是历史曲折性意义上的民族的重生。以色列学者丹尼尔·戈迪斯在其著作《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中说：“没想到希伯来语会成为几百万人的母语，没想到希伯来语作家能成为举世闻名的小说家和诗人，也没有想到以色列书店会摆满用一个半世纪前几乎无人知晓的语言写成的书。”此次访问以色列，我在书店里就看到了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的希伯来语版本的全球畅销书《今日简史》。

戈迪斯认为，“以色列《独立宣言》中提到希伯来语绝非偶然，这门古老语言的复活象征着传统犹太生活和犹太民族在犹太国的复兴，这种成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无法复制”。其实，更准确地说，以色列的70年奋斗不仅是回归传统的奋斗，也是创造未来的奋斗。在一个日益物质化、原子化、现代化的世界里，利益让人分化，只有信仰才能让人团结。那么，信仰来自于哪里呢？以色列的实践表明，来自于历史，来自于文化，来自于精神，来自于创新。❏